

●从维熙专栏●



从维熙

■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说,失重必轻,轻必倾斜,倾斜必倒,倒下即意味着灵与肉的死亡。这就是《思想者》留给年轻人极其珍贵的精神启迪。

回家过年

□胡文英

每到春节,都盼望着回家过年。虽然都说年味儿不像以前那么浓了,依旧孩子似的盼望着年的到来。过年了,可以多多陪陪日渐苍老的老辈,不让生命留下太多的遗憾;过年了,可以会会儿时的旧友,让心灵回到童年;过年了,可以忘却一年的烦恼,只与美食做伴;过年了,可以掸掸一年的疲惫,给来年的自己崭新的容颜。年,是团圆;年,是休憩;年,是总结;年,也是美好而充满期望的起点。家里的老人盼着过年。他们一年到头都在为年做着准备:早在阳春三月,便去市场抱回哼哼唧唧的小猪崽,每天用地里的野菜混着红薯玉米精心喂养出一头肥肥胖胖的土猪。腊月里,便请人将肉做成腌制品,一半留着过年吃,一半春节后让孩子们带走。院子里,随时关着一群 饿了吃蚂蚱,渴了喝山泉 的鸡们鸭们,它们的使命,就是过年时让家里的大小大小、男男女女大快朵颐。

赶上过年,儿子女儿带着孙辈纷纷进入家门。昔日冷清院子顿时热闹非凡,这边刚刚听到孙子叫奶奶,快来试试妈妈给你买的新衣服,那边外孙女娇憨的声音又喊:外公,你尝尝这个萨其马甜不甜。老人们神清气爽地坐在屋子里,个个眉开眼笑。厨房交给了能干的儿媳和女儿。一年了,儿女们也就此时能在父母跟前敬敬孝心,老人也该休息片刻了。

他乡的游子盼着过年。每次拿起电话,听着父母那带乡音的呼唤,鼻子就会发酸。是有多久没有被乡音包围了,是有多久没被人叫过小名了?虽然都市每天都熙熙攘攘,有着川流不息的人群,却依然怀念家乡的集市,那里有亲切的乡音,那里有淳朴的问候。倘若生活在都市里,这种亲切的感觉,也就相当单薄了。

想起家里的父母,曾经他们是儿女们的天。小时候,不管在外淘得多晚,回家都有热乎的饭菜,不管在外受多大的委屈,回家都有父母的关爱。还有隔壁的大婶,每次回家,都会来串门,贴心的话,根本就掏不尽,更说不完。

那群发小,乐起来可以让人忘了年龄。大家一起怀念读书时捅的娄子,一起模仿以前老师的样子,互相揭发曾经的懵懂心事,互相回忆曾经的绰号小名。所有的话题,都让人津津乐道。所有人的心里,此时都只剩下纯真。

枇杷花开

暖冬午后,楼下的小花园里,忽然飘来一股淡淡清香。

这一缕清香,不是北方冬日的固有味道。时近冬至,在北方,很多树木的叶子已枯黄飘落,会是什么香呢?不由自主地,放慢匆匆的脚步,转眼一看,原来是枇杷花开了。

这小小花园,有四五株枇杷树。它们满树惯常的模样,绿意盎然,让人常常漠视。不就是常绿植物吗?不过是单叶互生,叶面阔厚,颜色深绿,背面有绒毛,锈色或灰棕色,边缘成锯齿状。尽管,枇杷之名,因叶子形状似琵琶而得名。

此时此际,似乎有些不同。满树千层叠翠间,长出一根根棕黄色树枝,毛茸茸的,其上布满小花,花瓣儿紧紧簇拥在一起。其花为白色或淡黄色,有五个花瓣,以五朵至十朵成一束。金苞银花,密密匝匝,在浅

《思想者》的启迪

伟大的雕塑家罗丹,用他的雕刻刀给人类留下了一尊名为《思想者》的青铜雕像。他微微弓着腰身,用手背托着下颚,神态庄严肃穆,似在审视着宇宙中的一切。世人每每在这尊雕像之前,都会感受到心灵的沉重,生命的轻飘,从而向往着臻美的成熟。成熟者的肖像酷似十月里的向日葵,低垂着它沉甸甸结满果实的头颅。

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和奇思,大概来源于人们对生活观察后的感悟。我觉得,在当今丰富多元的世界中,如果自身不去主动追求生命之重,精神就会成为随水而去的无根浮萍。浮萍虽然在水中风光一时,但可悲的是不知何处是最后

的归宿。其实,人类自身,是在于激流中寻找自身之重的,生活中有无数 的帆桨,供勇者搏击风浪。之所以有灵魂失重的人,不愿意在风浪中弄潮,不是生活中的懦夫,就是想躲避生活风浪,自寻捷径以构筑黄金宝塔的人。其中的捷径之一,就是如同野浮萍那样,寄生于东流之水。

在动物世界中,有一种名叫象虱的寄生虫,它依附于大象的皮毛中,随大象穿过热带密林而远行千里。植物世界中,有一种名叫风铃草的小灌木,它自身不会跳舞,但是一旦有了合适的温度和声音刺激,它就会翩翩起舞。无论是象虱依附于大象,还是风流草舞姿娇

犬联那些事

□从维熙

只大黄狗蹿出来,对他们狂吠。戴叔伦灵光一闪,脱口对出下联:黄村黄犬吠黄昏。

明代大学士邱浚出身贫寒,幼年在学堂读书。一日,因下雨屋漏座湿,一富家子弟和他争抢座位。先生偏爱好学多才的邱浚,把干的座位让给他坐,而未给富翁之子。富翁得知此事后,立即跑来指责先生,并怒斥邱浚曰:谁谓犬能欺得虎?邱浚年少位卑,却毫不退让,他从容对答:焉知鱼不化为龙?富翁听后,知道邱浚长大后定有出息,只得悻悻而去。

明万历年间,福州一位叫蔡逢益的教书先生,因故与一位卖书笔的林姓商贩发生了口角。在争吵过程中,蔡先生以联讥林曰:狂犬无知,敢入深山斗虎豹。林某见蔡出言不逊,也针锋相对:困龙未遇,暂来浅水斗鱼虾。后来,林某苦心攻读,竟科第连捷,

官至广东布政使。蔡逢益也弃文习武,后升任南澳总兵。

脚,是泥的

□张勇

君权神授 的詹姆斯一世即位。他在行政上庸碌无为,却是古典文学的狂热爱好者。培根很快得到国王的赏识,并获得了副检察长的职位。他的一句与司法裁判相关的名言也广为流传:一次不公正的裁判,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。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,好比污染了水流,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,好比污染了水源。

说的和做的常常是两码事。培根在政坛长袖善舞,官至大法官,却屡屡受贿,在当时的政界、司法界是出了名的。

有两起典型的受贿案件,说起来很有意思。

一起是奥贝里控告威廉·布鲁克爵士的案件。经接近大法官培根的人点化,奥贝里携带一百英镑,叫上两个朋友去培根的官邸送礼。培根当着奥贝里两个朋友的面,竟然把一百英镑笑纳了。

再一起则是爱德华·埃格顿控告其兄长的案件。爱德华给培根送去了沉甸甸的四百英镑。培根的第一反应是:这太多了,我不能接受。但是,面对巨款,培根嘴上拒绝,还是经不住诱惑又笑纳了。

这两位给培根送礼的当事人,好不高兴,以为胜券在握。谁料,

媚,都不是靠自身的力量生活,因而只能获得一时的美丽潇洒。

上世纪,我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曾看见过一种寄生蟹,它穴居于海贝的壳体之内,顶着美丽的贝壳光环,出没于大海海滩。在思想者看来,这些瞬间的逍遥和辉煌,都是自卑、自贱和灵肉分离的行径,因而都是十分可悲的。

我想,一个人在人生的征途上,应该有思想者启迪我们自尊、自重、自强、自励的坚毅精神。中国有一个伟大的思想者,他的名字叫鲁迅。他以翻一翻他的著作,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中,他都没有一丝生命失重的双颜嫫媢,有的倒是一身铮铮铁骨和横眉冷对千夫

官至广东布政使。蔡逢益也弃文习武,后升任南澳总兵。

清朝庚子之乱后,北京局势混乱,在军机处做官的商城人易诚吾自题一联贴于书房:世事一朝等刍狗,乡心千里付莼鲈。刍狗,是古代祭祀时用草扎成的狗,在祭祀之前是很受重视的祭品,不过,用完以后,即被丢弃。莼鲈,指晋代张季鹰在外做官,他在秋风中思念起吴中的莼菜羹和鲈鱼脍。上联表达出对纷乱时局的失望之情,下联则表达了对家乡的思念之情,此外,还包含了归隐田园的想法。

民国名士张难先,为人正直,对官场混乱之风极为不满。某年春节,在狗圈鸡笼上贴一联:拍马吹牛,是真类狗,攀龙附凤,不如养鸡。此联辛辣地讽刺了民国年间,拍马逢迎的官场乱象,见者无不会心一笑。

郭沫若先生年少时,曾在私

鸿运当头

培根接受了贿赂,却仍判决这二人败诉。有人说,钱收了,事不办,培根只是弄脏了自己,却没有污染河水之源。也有人怀疑,培根吃了原告吃被告,受了另一方更大的贿赂。事实究竟如何,已无据可考。败诉的两位当事人提出申诉,英国下议院成立调查委员会,结果可想而知,培根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让人难以置信的是,当初,奥贝里的朋友曾警告培根把他受贿之事公之于众,培根鄙夷地说:如果要告,我将用我的名誉否认此事。然而,当整整二十八件物证摆在那里时,昔日的大法官培根却不敢对质。

事实胜于雄辩,这位充满智慧才子,只说了一句话:在国会这二百年中,它是最公正的判决。培根认罪了,被关进了著名的伦敦塔,并处罚金四万英镑。尽管由于国王的关照,培根不几日就被释放,免遭弹劾,但是,他的污点则是永远抹不去了。侥幸心理打倒了这位哲学家,也许在金钱这一点上,他陷入了灯下黑的怪圈。要知道,名声岂能阻止证据的力量。也许,智者培根的光环过于

耀眼,使得后人往往只看到他光亮的一面。1984年,英国法官丹宁所作的《法律的界碑》一书中,对培根下了一个颇为精当的评语:脑袋是金子的,但他的脚却是泥的。

有人说,培根能承认受贿并写下悔过书,还算不错,尽管他收了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贿金,但并没有偏袒一方作出不公正的判决,换言之,属于贪赃不枉法,似乎比现在某些道德败坏的贪官强多了。对此,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诘问:不枉法,就能堂而皇之地贪赃么?执法者服务人民群众的宗旨哪儿去了?其实,枉法和贪赃是贴得很近的兄弟,尽管前者说明的是司法结果公正与否,后者彰显的是法官清廉与否,两者未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,但倘若贪赃不枉法,虽说没有因不公裁判污染了河水之源,但也污染了一段河水,至少是侵犯了群众利益,让接触这段河水的群众感到了切肤之痛。缺失职业操守,迷失道德底线,成为金钱的俘虏,显然,也是法纪不允许的。

仔细想想,贪赃不枉法较之既贪赃又枉法,只是五十步笑百步,没有什么可称道的。

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 的献身精神。可惜,眼下也出现了一些类似于象虱、风流草、寄生蟹的表演,比如,傍大款、追明星等等。本来可以演绎出一幕青春年华中流光溢彩的壮丽戏剧,很遗憾,青春大幕刚刚拉开,就仓促地完成了最后的谢幕。

凡此种种,《思想者》似乎可以当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面镜子,让人们自审其心灵的杂质,它又可以成为衡量我们灵与肉的一把标尺,时刻丈量出每个人自身的失重。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来说,失重必轻,轻必倾斜,倾斜必倒,倒下即意味着灵与肉的死亡。这就是《思想者》留给年轻人极其珍贵的精神启迪。

塾读书,颇为顽皮。有一次,他和同学们一起偷吃了庙里的桃子,和尚生气地找先生告状。先生追问之后,却没人敢承认。于是,先生就出联责骂学生:昨日偷桃钻狗洞,不知是谁?并说:谁要是对了上,可免罚。郭沫若思索片刻,对道:他年攀桂步蟾宫,必定有我!先生听后,惊其才志,高兴之余,就免其责罚。

1994年,作家马烽在山西太原南华门居住的两层小楼上,贴了一副对联:过了七回狗年,老当益壮不可能;奋斗半个世纪,继续革命没问题。上联,透露出又逢本命年的主人已是七十二岁高龄;下联,则表达了主人一生坚持奋斗的远大志向。

这些对联,或诙谐幽默,或对仗工整,或辛辣讽刺,或流露情趣,或直抒胸臆,或表达志向。总之,狗年赏犬联,的确是妙趣横生、墨香萦怀。

耀眼,使得后人往往只看到他光亮的一面。1984年,英国法官丹宁所作的《法律的界碑》一书中,对培根下了一个颇为精当的评语:脑袋是金子的,但他的脚却是泥的。

有人说,培根能承认受贿并写下悔过书,还算不错,尽管他收了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贿金,但并没有偏袒一方作出不公正的判决,换言之,属于贪赃不枉法,似乎比现在某些道德败坏的贪官强多了。对此,人们不禁要发出这样的诘问:不枉法,就能堂而皇之地贪赃么?执法者服务人民群众的宗旨哪儿去了?其实,枉法和贪赃是贴得很近的兄弟,尽管前者说明的是司法结果公正与否,后者彰显的是法官清廉与否,两者未必有必然的因果关系,但倘若贪赃不枉法,虽说没有因不公裁判污染了河水之源,但也污染了一段河水,至少是侵犯了群众利益,让接触这段河水的群众感到了切肤之痛。缺失职业操守,迷失道德底线,成为金钱的俘虏,显然,也是法纪不允许的。

仔细想想,贪赃不枉法较之既贪赃又枉法,只是五十步笑百步,没有什么可称道的。

祥瑞的意境,令人悠然神往,身心和悦。

齐白石先生曾有一幅立轴《借山老人齐白石客京华》,画的只是一篮枇杷,篮子苍拙,篮中枇杷饱满丰盛,似若无骨,自然通透。几株连枝的枇杷,散落于篮子外,与其互相呼应。枇杷这小果子,在齐老的笔下变化多端,浓淡分阴阳,极其精致,乡土气息浓郁。一枚细果,可载得动那一腔浓浓的乡愁。对于山不是我所有,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的齐白石来说,这枇杷只是一种慰藉物吧。

枇杷果小,肉薄,却回味无穷。这味道,该是历经冬日的霜雪酿就的吧。染不染冬寒,由不得它,也不重要。只把一腔花来开,倾诉自己的情愫,任他人评说去吧。

恐怕,来年的果实,是最好的答案。

笔下过新年

□钟芳

爆竹声中一岁除,春风送暖入屠苏。春节是中华民族一个美好团圆的节日,天南海北的中国

人,选择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欢度春节。在著名作家的笔下,也有不少关于春节的描写,有记录传统习俗的,有抒发人情怀的,有描写喜庆气象的,可谓精彩纷呈。

沈从文先生在《湘西过年》一文中,深情地回忆了小时候过年的快乐场景。他写道:家乡是湘西边上一个居民不到一万户的小县城,但是狮子龙灯焰火,半世纪前在湘西各县却极著名。逢年过节,各街坊都有自己的灯。由初一到十二叫送灯,只是全城敲锣打鼓各处玩去。白天多大锣大鼓在桥头上表演戏水,或在八九张方桌上盘旋下去。晚上则在灯火下玩蚌壳精,用细乐伴奏。十三到十五叫烧灯,主要比赛转到另一方面,看谁家焰火出众超群。我凭顽童资格,和百十个大小顽童,追随队伍各处走去,和大伙在炮仗焰火中消磨。玩灯的不只要凭气力,还得要勇敢。为表示英雄无畏,每当场坪中焰火上升时,白光直泻数丈,有的还大吼如雷,这些人却不管是谁,震天雷,还是猛虎下山,照例得赤膊上阵,迎面奋勇而前。我们年纪小,还无资格参与这种剧烈活动,只能趁热闹在旁呐喊助威。因为始终能跟随队伍走,马不离群,直到天快发白,大家都烧得个焦头烂额,精疲力尽。队伍中伴随着老渔翁和蚌壳精的,蚌壳精照例多选十二三岁面目俊秀姣好男孩子充当,老渔翁白须白发也做得俨然,这时节都现了原形,狼狽可笑。过年的热闹情景跃然纸上,真是其乐融融。

腊月初八泡腊八蒜,腊月二十三祭灶王爷,年三十吃团圆饭,大年初一逛庙会,正月十五闹元宵,大人们的忙碌,孩子们的热闹,无论是大街小巷还是人们的脸上,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团圆气氛。老舍先生笔下的春节,是一幅活脱脱的老北京民俗风情画卷,给人一种种振奋、喜庆、愉快、开朗的感觉。他在《北京的春节》一文中写道:除夕真热闹。家家赶做年菜,到处是酒肉的香味。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,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,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。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,不许间断,鞭炮声日夜不绝。在外边做事的人,除非万不得已,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。这一夜,除了很小的孩子,没有什么人睡觉,都要守岁。这些优美的句子,欢快的场景,的确让每位读者流连忘返。

冰心先生在《童年的春节》一文中以细腻的笔触,叙述了人们忙年的习俗。她非常细腻地写道:过年的前几天,最忙的是母亲了。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,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,因为那里的习惯,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卖肉的。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,挽上袖子,往大坛子里装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黄,红糟,的糟肉,还有用酱油、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,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。父亲呢,就为放学的孩子们准备新年的娱乐。他买回一套吹打乐器,锣、鼓、箫、笛、二胡、月琴,弹奏起来,真是热闹得很。只是我挤不进他们的乐队里去!我只能白天放些父亲给我们买回来的鞭炮,晚上放些烟火。大的是一筒一筒地放在地上放,火树银花,璀璨得很。我最喜欢的还是一种最小、最简单的,滴溜金。那是一条小纸捻,卷着一点火药,可以拿在手里点起来嗤嗤地响,爆出点点火星。

品读这些文字,浓浓的年味儿是那样的芳香而甜美,浓郁而绵长,充满了向往,也充满了期待。



鸿运当头(国画) 刘甲申/作